

# 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双重批判意蕴

张 梧

〔关键词〕 历史性方法；抽象理论；资本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摘 要〕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阐述了历史性方法的双重批判意蕴：一方面，历史性方法是对抽象理论的批判，即将抽象理论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历史性方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历史性批判，抽象理论的社会历史根源才能得以揭示。这一维度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原则性区别。在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观照下，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理论将会得到重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再被理解为先验的、超历史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从而具有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品格。

〔作者简介〕 张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1)。

马克思最初在 1846 年 12 月 28 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和 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历史性”这一关键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sup>[1](P444-445,441)</sup> 有学者将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总结为“历史性方法”。<sup>[2](P345-349)</sup> 这种历史性方法是一种把握理论范畴和社会现实的方法，即充分注意理论范畴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既要看到理论范畴与规律的历史性规定，也要看到人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规定。

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一经发现，便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在前者的意义上，历史唯

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后者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则只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sup>[3](P126)</sup> 这种将“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观点，即是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按照这种将“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观点，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学说历史性理解的历史主义原则”。<sup>[4]</sup> 也有学者进一步注意到了历史性方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联，认为“历史性思想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理论的重要维度，也是他能够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维度。”<sup>[5]</sup> 这些观点都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理解为在历史语境中定位并审视理论范畴的方法。如果按照这种理解方式，人们会发现，当代社会科学中的“知识社会学”、“概念谱系学”等方法也主张将理论概念和知识体系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那么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与这些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又有何种实质性区别呢？

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具有双重批判意蕴，既要批判抽象理论的“去历史”的普遍性理

论外观,又要揭示并批判抽象理论的前提性存在,即资本主义社会。学界目前所理解的马克思历史性方法,即在社会历史语境中透视范畴以及理论体系的方法,仅是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第一重批判意蕴。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中更加深刻地指出,抽象理论所倚重的一般范畴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而是现实社会发展的结果,所以对抽象理论的批判必须要深入到现实社会发展过程的批判性理解中去,亦即从历史性方法的第一重批判意蕴转向第二重意蕴。只有历史性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的抽象理论才能被彻底地批判。在此意义上,重视理论范畴的历史规定性的现代社会科学其他流派仅仅达到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第一重批判意蕴。换言之,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第二重批判意蕴才真正揭示了历史性方法与这些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原则性区别。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双重批判意蕴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得到了充分阐述,这是马克思对之前历史性方法的理论思考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 一、历史性方法与抽象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历史性方法首先要求人们将范畴与理论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揭示范畴与理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规定性。在此意义上,对抽象理论的批判是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首要批判意义。在此有必要对“抽象理论”与“理论的抽象”加以区分:任何范畴和理论都是对现实事物及其现实发展的抽象,这种“理论的抽象”是合理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sup>[6](P26)</sup>而“抽象理论”则是用理论的抽象过程代替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仍以“生产一般”为例,马克思认为,“生产一般”是现代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抽象范畴,但是古典国民经济学家直接将这一抽象范畴视为历史的起点,由此抽象掉了“生产一般”的历史规定性,这种抽象正是马克思的历史性

方法所要批判的抽象理论。

马克思之所以要通过历史性方法批判抽象理论,是因为抽象理论通过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的抽象,从而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的自然制度。为了破除“永恒的自然制度”这一迷思,马克思早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便提出了历史性方法,要求人们充分关注理论范畴与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但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历史性方法仅仅进行了原则性的阐述,而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中对历史性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论证。马克思发现,与其说是抽象范畴形成了历史叙事,不如说是历史发展才使抽象范畴得以可能。

马克思通过对最简单的“劳动”范畴的分析来揭示这一点。马克思写道:“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sup>[6](P44-45)</sup>马克思从货币主义开始,追溯到重工主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些理论对“劳动”的规定都是通过具体的劳动形式来进行的,直到亚当·斯密才把握了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马克思从中发现:当“劳动一般”从各种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的时候,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最为发达的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sup>[6](P45)</sup>劳动的抽象化过程正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一般”这个范畴应被视为“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sup>[6](P46)</sup>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劳动一般”是一个古老的范畴,而马克思通过历史性追溯的方式却揭示出劳动的“现代性”。“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

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sup>[6](P46)</sup> 马克思在此对“劳动”范畴的考察,所运用的正是历史性方法。

马克思的这一方法不仅在专门阐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三部分里运用,而且在《导言》的第一部分讨论物质生产部分里也有精彩的演绎。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著作开头就讨论物质生产是一种“时髦的做法”,但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并没有理解物质生产,因为他们没有合理把握物质生产的起点问题。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孤立的个人理解为物质生产的起点,亦即他们的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产总是从孤立的个人开始,再慢慢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鲁宾逊式”的孤立的个人无非是理论上的虚构,真实的情况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才是真正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历史的起点的“现实的个人”,不仅是指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而且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生产的个人。马克思犀利地指出:恰恰是生产的社会化诞生了市民社会,只有在市民社会里,这种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人的出现才有了可能。“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相反,“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sup>[6](P25)</sup>

然而,这一“历史的结果”却被经济学家们颠倒为“历史的起点”,从而成为他们构建理论神话的“逻辑的起点”。马克思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sup>[6](P25)</sup>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他们只相信“人性的观念”而忽视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导致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误解。

通过对“劳动”和“个人”这两个范畴的考察,不难发现,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超历

史”、“普遍性”的理论外表,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正是击穿这种理论神话的思想利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其范畴的一般性而把它作为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把“历史的结果”颠倒为“逻辑的起点”。他们不加批判地直接承认“历史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整个理论。这便注定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只能是真实历史的非法抽象,因为历史的现实内容本身并没有贯注到这个理论体系之中。不仅如此,这个理论体系从现存出发,由于缺失历史性的观照,从而沦为为现存社会的合法性辩护,遮蔽了历史性维度的当下社会就此成为永恒自然的合理世界。在这一前提下,纵使他们注意到了历史,这种历史也只能成为现存世界的注脚,整个历史就被叙述成朝向现存世界的合目的性运动。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构建出为现存社会关系辩护的“神话”,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同时也是蕴含在方法论背后的本体论问题。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会采用“从具体上升到抽象”、颠倒“历史的结果”为“历史的起点”的方法论,是因为他们在本体论上还是停留于旧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便体现为“范畴中心论”,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由于他们认为理论的研究必须要以范畴的排列推演为基础,并且认为范畴本身具有纯粹性,能够统摄纷繁复杂的现实,所以他们的理论焦点始终是抽象范畴,乃至用范畴和概念取代活生生的现实。首先,当他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时,他们将现实和思维相对立,并局限在范畴世界之中。其次,他们又在范畴的发展上只依据范畴自身的逻辑关系而无视历史发展的关系,所以他们才会把历史的结果当成历史的起点。最后,这样一来,范畴本身成为最真实的东西,而且由于范畴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普遍性神话的构建得以成为可能,真正的现实连同历史却被置于遗忘的角落里。由于这三重错误,当他们从范畴的一般性出发,遗忘了范畴本身的历史规定性时,难免陷入“范畴中心论”而不可自拔。

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范畴中心论”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张从那些范畴的历史性考察入手,即把范畴还原到历史的语境中,从中寻找抽象

范畴的历史规定性。历史性方法把“历史的结果”放置到历史的境域之中加以考察,这意味着:“历史”成为各种现象以及范畴展开其自身的境域。“境域”同时也是“边界”,即对这些现象和范畴加以历史性的规定。

## 二、历史性方法与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

马克思在用历史性方法批判古典国民经济理论的抽象性过程中发现,正是历史发展使得理论抽象得以可能,所以对抽象理论的批判必然要深入到历史发展的批判性理解,而这正是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第二重批判意蕴,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中进一步深入地指出,古典国民经济学的抽象理论不仅在其理论演绎中抽离了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也无意识地遮蔽了其理论前提,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批判性审视,同样要借助于历史性方法。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sup>[6](P43)</sup>这意味着,从“个人”和“劳动”这些概念的历史规定性来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其说是古典国民经济理论体系的结果,倒不如说是这些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却对这一主体浑然不知,反而在他们自己构建的理论体系中遮蔽了这一主体。充满反讽意味的是,作为隐匿的主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却施展了“理性的狡计”,支配着这些经济学家们说出了有利于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神话。

与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却洞察到了这一点:“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指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

科学上也决不是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sup>[6](P47-48)</sup>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来有自,在《序言》中马克思便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这里的“主体”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诸如黑格尔等人的理论迷误,在于企图通过概念的发展来消解“实在主体”,从而沦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马克思对这种概念的图解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头脑中的东西仅仅是思维的产物,而思维无法取代外在实体。因此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sup>[6](P43)</sup>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思维不仅无法取代实在主体,反而要受到实在主体的制约,成为这个“实在主体”的表达工具,即特定实在主体的意识形态的表达。这样,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个人”、“劳动”这些范畴的考察,揭示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被遮蔽的共谋关系。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这些理论体系或历史叙事背后的“隐匿的主体”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当作“历史的结果”而非“理论的前提”,在历史性的视域中内在地建立起了针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意识,从而将批判意识和历史意识勾连贯通起来了。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出发,将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还原到人类历史中去理解,在人类自身展开的历史中探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来龙去脉,破除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神话特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洞察到,正在进行历史认识的主体本身也具有历史规定性,所以只有同时对这一主体本身也确立起批判意识,才能进入到本真的历史语境中。而后者正是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的关键之处,也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分水岭。

马克思对黑格尔式的历史叙事看得很清楚,“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sup>[6](P47)</sup>黑格尔

式的历史叙事其实是将过去的历史看成朝向自身的发展,而对自身却没有批判意识,所以形成历史叙事的主体才会成为非历史的存在,不仅对自身毫无批判,同时也曲解了过去。

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彻底地批判古典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抽象性,就必须要对这些抽象理论进行前提性批判,即对这些抽象理论的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sup>[6](P47)</sup>一旦真正进入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此就会直面“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sup>[6](P49)</sup>马克思意识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sup>[6](P48)</sup>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本”就是具有支配性的“普照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才成为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和历时性的历史过程分析的“起点”。其实一旦确立资本为批判的起点,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如果身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者无视资本的逻辑,而试图构建出一套历史叙事,那就会使这套历史叙事沦为资本自身的历史合法性的说明。因此,马克思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sup>[6](P49)</sup>由于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并不是要构建出一套超历史的历史叙事,用它来解释一切,而是要指向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马克思认识到,如果仅仅按照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来排列各个经济范畴,并且以此来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那么就会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忽略资本的逻辑,从而无法有效地对现存社会展开批判。

但是资本也不是自古有之的,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历史规定性,资本的来龙去脉必须在历史中去研究,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资本又成了“终点”。“终点”意味着资本无法脱离历

史而存在,它既然在历史中产生,也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被消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出于道德激愤的批判,而是深入到现实的历史维度的批判。

可见,资本作为起点,是作为理论批判的起点,是基于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言的;资本作为终点,则是作为目前历史发展的现阶段,是基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言的。当马克思将资本理解为理论批判的起点,马克思对诸如古典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抽象理论批判由此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历史批判,这是历史性方法的第一重批判意蕴,即对抽象理论加以批判的内在要求。而当马克思进而把资本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终点,马克思则对资本这一现实存在本身进行批判,用历史性方法揭示资本统治的现实展开过程,这构成了历史性方法第二重批判意蕴的具体内容,即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没有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抽象理论的抽象性也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换言之,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第二重批判意蕴,是历史性方法第一重批判意蕴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第二重批判,即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用历史性方法批判抽象理论的存在论基础,也标识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批判深度,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历史性方法与其他历史性方法的原则性区别。如果人们忽视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第二重批判意蕴,仅仅将历史性方法理解为对抽象的理论范畴的历史性审视和解读,那么便会发现,马克思历史性方法与诸如“知识社会学”之类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以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已经在方法论层面上意识到,特定的知识系统应当在社会语境中进行定位和解读。他们虽然认识到了社会语境的前提性存在,但对这种社会语境本身并没有建立起批判意识。换言之,他们固然看到了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根源,但是他们没有用历史性的方法去对社会存在本身加以分析。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意识的颠倒,正是根源于社会存在本身的颠倒。因此,不深入到对颠倒的社会存在的批判,势必无法揭示社会意识

何以颠倒的机制。而只有通过历史性的方法才能揭示社会存在本身的颠倒,尤其是原本作为劳动产物的资本何以颠倒成为统治劳动的资本。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不仅要求批判颠倒的社会意识,而且同时要求批判颠倒的社会存在,后者正是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第二重意蕴。如果历史性方法没有达到这种深度,那么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方法的原则性区别因而无法得以揭示。

### 三、历史性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理解

马克思历史性方法既要批判抽象理论,也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这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双重批判意蕴。根据马克思历史性方法的双重批判意蕴,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不仅要对其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进行历史性的描述,同时也要把抽象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加以批判。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不仅对其他理论是有效的,同时也可以运用到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去。在历史性方法的观照下,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将呈现出新的面貌。

在《序言》中,马克思回顾了自己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历程,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经典表述。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经典表述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sup>[7](P412)</sup>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理解成了历史发展的先验规律。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确认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只有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才能被提出来呢?如果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贯穿从古到今的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那么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才得以揭示呢?

如果人们根据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去审视这一经典表述,便会发现,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不仅阐明了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一般看法,而且这种历史观是内在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批判之中的。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和创立也具有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有了可能。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把握历史,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成为把握人类历史的核心概念。而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最为充分的时代,也是社会生产关系最为发达的社会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sup>[6](P46)</sup>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高度发达,才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成为考察历史的核心概念和重要视角,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和创立有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先验地存在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它同样具有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和创立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sup>[6](P47)</sup>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被马克思发现和创立,不仅是因为他身处资产阶级社会的缘故,更是因为他对其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敏锐的批判意识。这一点不仅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中得到了确认,同样也可以从马克思一生的研究过程中得到确认。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进入到“市民社会的解剖”后才得出的结论;反过来说,对于“市民社会的解剖”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意识和出发点;而这个“市民社会”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换言之,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场语境。如果脱离了这一语境,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历史规定性和批判指向由此被人们忽略,从而蜕变为纯粹客体化的、可以到处套用的万能历史公式。

可见,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不仅能够揭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基础,而且能

够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种种不必要的误读。以往在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尤其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分的前提下,人们通常只是把“历史”狭隘地理解成一个对象,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按照这样的理解,活生生的人类历史自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注脚,历史规律也被抽象化为支配整个宇宙的自然规律。这也正是后来为许多思想家所诟病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打成两橛,然后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唯物主义的附属品的做法,实质上是在社会历史之上“悬设”了一个本体论基础,这个本体论基础即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导致历史决定论,变成超历史的万能公式,变成看似具有普遍性的神话。

传统教科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关键在于忽视了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只从纯粹客体的维度把握历史。历史仅仅被看作人类认识的对象领域,历史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也被加以客体化。按照这种客体化的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真正差异便无法得到揭示,因为这种客体化的历史理解缺乏历史性的维度,即使构成历史的“本质要素”被替换了(如用“物质”替换“绝对精神”),但历史仍然被作为单纯的认识客体或对象。只要历史被纯粹客体化,那么无论是从形而上的“绝对精神”来理解,还是从抽象的“物质”来理解,都必然会成为超历史的万能公式。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并不鲜见。恩格斯曾批评过当时德国的一些青年著作家,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套语”,然后再把它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而不对事物本身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想当然地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的错误做法,严肃地提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sup>[8](P692)</sup> 恩格斯还在

一封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8](P742-743)</sup> 我们之所以确认和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性思想,正是为了把它当成我们进一步面对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并不只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同时更是一种境域性的开显,现实和概念的自我生成与自我理解都在这一境域中得以呈现。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使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相互交融,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品质。所以,不同于苏联教科书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为封闭的“真理体系”,历史性思想恰恰是要打破这种封闭性,使之面对变动不居的人类实践而始终保持其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应该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起点,而非终点。换言之,这一经典表述只是我们“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可以照抄照搬的“教义”和“套语”。

必须说明的是,之所以强调历史性思想,并不是要用《导言》中的历史性方法去否定《序言》中的经典表述,更不是否定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而是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理解为先验的历史规律。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名词的“历史”与作为动词的“历史性”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所说历史性是对于现实的人类社会而言的,而历史本身无非是历史性的展开和实现。因此,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思想只能是空洞的“虚构”;而离开历史性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则会成为僵化的教条。总之,历史性方法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合理方法,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以批判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品格。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 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3] 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 [4] 胡海波,郭凤志. 马克思学说历史性理解的历史主义原则[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3, (12).
- [5] 仰海峰.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1).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0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The Dual Criticism Implication of Marx's "Historical Method"

Zhang W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Key words] historical method; abstract theorie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stract] Marx elaborated the dual criticism im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ethod" in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57—1858*. On the one h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is the criticism of abstract theories which should be researched in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is a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oots of abstract theories can only be reveal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reality. This dimension of critical criticism caus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Marx's historical method and other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In Marx's historical method, the classical the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ll be understood in new view, the rul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ll no longer be interpreted into a transcendental and trans-historical rul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ll be no more comprehended as a rigid theory dogma but rather have critical and open theory characters.

[责任编辑 孔 伟]